

国家『十三五』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独门

李西岳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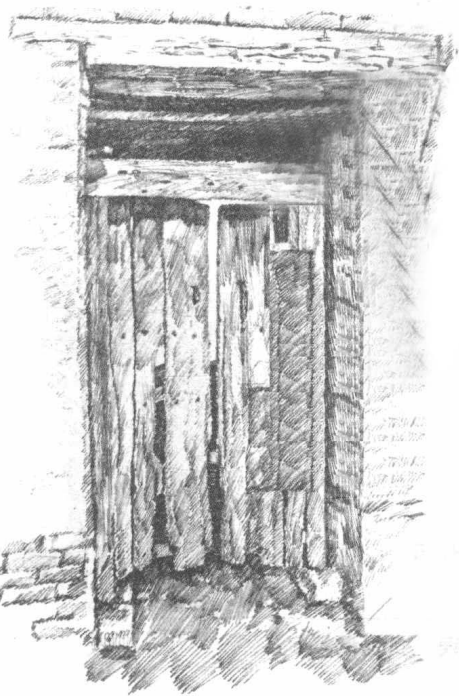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国家『十三五』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独门

李西岳◎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门 / 李西岳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6. 4

ISBN 978-7-5511-2787-5

I. ①独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74584号

书 名: 独 门

Du men

著 者: 李西岳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于怀新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插图绘画: 秦卫东

封面设计: 赵 羽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20 1/16

印 张: 29

字 数: 45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6月第1版

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787-5

定 价: 49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引 子

我这辈子，最伤自尊的事儿，就是把自个儿的魂儿都快弄丢了，也没娶上婷。

若干年后，我认真反思了那段历史，那是一段难以言状的历史，它使我获得了纯属于自己的人生体验；我命运的颜色，也由此得以改变。

几经沉淀之后，我下决心用纯属于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……





第一章

1

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叫大王庄，坐落在百草山下，子牙河畔。与周围那几个村相比，大王庄依山又傍水，算是很有风光了。村里拢共有800多户人家，满世界都姓王，只有我们李家，还有谷家，算是杂姓，人数极少。听爹说，当年是爷爷一担子，把李家连人口带家当，挑到大王庄的。村里人见了我们李家人就喊“一担挑儿”，听起来，大有不屑之意，我们李家人，自然心中不悦。

在大王庄，我们跟麻五家住对门。都说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。可我们家跟麻五家，打老辈儿就有过结，日子从没消停过。我不知其中缘由。

先说说我们这一家子人。

那年那月那天，爷爷挑着担子，奶奶挎着包袱，来到大王庄落户之后，先后生了爹、叔、姑和三叔。爹娘生了姐、我、大弟、二弟和小妹。叔在佳木斯当工人，每年回一次大王庄，他和婶子生了香姐、亮哥、山弟和水弟。姑嫁给王家的王大仙儿，算是入了大户，先后生了一个表哥，俩表妹。三叔不知什么原因，一直到二十大几，还直挺挺地打着光棍儿。

再说说对门麻五家。大王庄虽都姓王，但从家谱上论，并不是一个王家，一共分五大院，有碾子院、碌碡院、年糕院、饼子院、窝头院。麻五家属于碾子院。我自打记事儿起，就听人家说碾子院长，碾子院短，但谁也说不上碾子院的来历。麻五他娘，一口气生了五个小子，老大叫大虎，

依次类推，到了麻五这儿叫五虎。人称“五虎上将”。麻五因脸上长着大小不同、形状各异、分布不均的大麻子，故得外号“麻五”。麻五一共娶过两房，头一房生了铁柱、铁环俩小子。麻五脸花心也花，家里有媳妇儿，还经常在外面打野食儿（当时我不明白打野食儿就是搞破鞋）。一来二去，让他媳妇儿看出来，看出来就往死里打，打着打着，那媳妇儿就不见了。有人说，是自个儿跑到外头又寻了主儿，也有人说，是让麻五给弄死了，反正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。没过两年，麻五又续了一房。这一房是个寡妇，比麻五小5岁。过了门，生了小子铁顺，闺女婷。老大铁柱算是有出息，在外县当局长，据说对他娘的死因不明，一直怨恨麻五，故很少回家。老二铁环老实巴交，早早娶上媳妇儿，分家另过了。续弦生的铁顺，先前娶过媳妇儿，听说，铁顺那人浪性冲天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，只要得空就干那事儿，不让干，就往死里打。后来那媳妇儿得了妇女病，下身都烂了，铁顺还是不依不饶。那媳妇儿受不了，打官司跟铁顺离了，也没给他留下一男半女。铁顺眼下还没找，跟爹娘一块儿过。

我和婷，打上一年级就是同学，两家的日子不消停，自然也殃及我们。

2

在我幼年和童年的记忆里，我们李家的日子，并没因为是独门小户而惨淡无光，相反，有那么一阵子，还挺殷实。这里边，我认为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，我们家有个会当家的奶奶。另一个是，我们家有一套祖传的编席手艺。

奶奶模样俊俏，直到老年，脸上也没什么皱。奶奶手巧，我们家的编席手艺就是她传下来的，除了爷爷和我们这些个孩子之外，差不多人人会编。这就给我们李家带来了富足。我们家在大王庄能安家落户，安身立命，并在村里有较好的人缘儿，也得意于奶奶的为人和这门手艺的传播。奶奶的另一个特点是脑子灵，嘴好使。奶奶从小没上过学，斗大的字不识一升，可自幼聪明，人家唱歌，她在一边听上两遍就会了。人家讲笑话儿，背顺口溜儿，只听一遍，她就能倒背如流。说起来真是有些神奇。我的幼年和童年，家里连个戏匣子（收音机）都没有，座钟挂表也没有，凡

是好玩儿的物件儿，一件也没有。我们之所以能够平安地忍耐那个年代的寂寞，并能留下刻骨铭心的烙印，应该说归功于奶奶带来的欢乐。

冬天地里没活儿，我们家忙编席手艺。这时候，我们家往往要聚着好多人。有老头儿老太太，更多的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半大孩子。这些人都是来听奶奶讲笑话儿的。奶奶的笑话儿滔滔不绝，有听人讲来的，有自个儿编的。一个笑话儿，往往要有几个版本，天天讲，天天不重样。奶奶很吝惜时间，讲笑话儿的时候，一点儿也不耽误手里的活儿。来听笑话儿的人也不白听，长些眼力的就给奶奶打个下手，偶有帮成倒忙的，还要让奶奶以讲笑话儿的方式奚落一顿，人们就笑得前仰后合。

奶奶嗓子好，有时讲着讲着就唱上了，奶奶常挂在嘴边儿的是《小白菜》：

小白菜啊，

心里黄呀；

两三岁上，

没了娘呀。

跟着爹爹，

还好过呀；

就怕爹爹，

娶后娘呀。

娶了后娘，

三年整呀；

有了弟弟，

比俺强呀。

后娘做了，

细面条呀；

弟弟吃面，

俺喝汤呀。

端起碗来，

泪汪汪呀；

撂下碗来，

想亲娘呀。

……

奶奶爱动感情，经常唱着唱着就哭了，她一哭，听的人也跟着哭了。爷们儿也有的受不了：“这段儿忒苦，来段儿喜兴的。”

奶奶眼睛不眨一下，眉头不皱一下，马上讲一个新笑话儿。

有这么一家儿，老两口儿小两口儿，加起来一共四口人儿。这新媳妇儿，打过了门儿，就没跟公公叫过爹。说话就是你呀我的。这老公公，心里那个别扭。整天就琢磨着，想什么法儿，让这儿媳儿，张口叫个爹呢。话说这一天，婆婆、儿子都出去干活儿了，家里就剩下老公公和儿媳儿，俩人儿。老公公要赶集。儿媳儿大清早就把饭做好了，在外间屋里转来转去，就是张不开嘴叫爹吃饭。老公公也早就醒了，不起炕，不出屋，就等着儿媳儿张口叫爹。儿媳儿来到当院，看着太阳升起来了，张嘴来了句顺口溜儿：太阳出来照满院，谁赶集去谁吃饭。老公公一听，得了，起炕吃饭吧。老公公别别扭扭地吃了饭，儿媳儿把汤端上来了。老公公看着汤，一动不动。心想，看你这回叫不叫。可儿媳儿往外看了一眼，又来了一段顺口溜儿：太阳出来照四方，谁赶集去谁喝汤。老公公一听，得了，又没指望了，赶紧喝汤吧……

这笑话儿确实不苦，人们听了就乐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格外有人气，过来串门的人挺多，经常一坐一炕，一蹲一屋，一天到晚，说笑不断。从外表上，看不出我们在大王庄是外来户，是独门，是外姓人。

可有件事儿，我就是弄不明白，我们家跟对门麻五家总是那么生分。两家的大人，走个对头面儿都没话。有时，爹上赶着搭讪，人家带搭不理。我们家编席，其工艺和信誉，人气与声望，在献州一带无人不晓，可麻五家宁愿花一天的工夫赶献州集，宁可多花钱也不肯买我家的。据说，有一回，爹到麻五家的炕上量了尺寸，一家人加了一宿班，席编好了，连

工带料，分文不收，还给人家送上门，结果被人家送回来了。送席的是铁顺。铁顺来了，把席往当院一扔，屁也没放就走了。三叔是有名的愣头青，不吃这一套，骂了一句：“我×，真是他妈上赶着提鞋，还嫌手指头粗！”出去要跟人家干架，让爹给拽住了。爷爷叹气，奶奶也叹气。麻五家的炕宽，一般的炕铺不下，那领席就算废了。

我不知道，我们跟麻五家的怨是怎么结下的，到底有多大，多深，到什么时候才能完。

我觉得挺别扭，大人的事儿，我管不着，也管不了，可两家生分，也妨碍了我的利益。我跟麻五家的小闺女婷是同班同学，她跟我同岁（生日小我仨月），是班上也是全校最漂亮的女生，大家都喜欢跟她玩儿，可她就是不跟我玩儿，甚至极少跟我说话。她跟我是同桌，她坐外边，我坐里边。我来晚了，因为课桌之间距离狭窄，她站起来，我才能进去，可每次她都磨磨叽叽懒得站起来。有一次，我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，等坐下的时候，她把我的凳子移了位。我一下坐了个屁股蹲儿。她笑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，老师却一句也不批评她。那次我也没放过她，我对她实施了恶毒的报复。我知道婷胆小，见个小动物就一惊一乍的，吓得直哭。我就把一只活蹦乱跳的壁虎偷偷放在了她的铅笔盒里，打开的时候，她像被蝎子蜇了一样惨叫一声：“娘哎！”差点昏过去。我几乎得意忘形。不过，我那次结果极其惨痛，并差点儿酿成大祸。老师下了很大决心追查“肇事者”，因为没有证据，我死活不承认。老师恼了，查不出“肇事者”就不上课。我还是死扛着，但最后有人“出卖”了我。那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我跟他一块儿捉的壁虎，并向他坦白了“作案”动机。他答应给我保密。可在关键时刻，他以强有力的证据告发了我。我低头认罪，并等着婷的惩罚。那次事件由学校很快扩大到村里，又波及李、王两族。先是由老师带领全班学生（当然包括婷本人）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我们家。奶奶好说歹说，婷仍不放过。后来是刚从地里带着一身臭汗回来的爹，当着众同学的面，痛快淋漓地揍了我一顿，那帮人才撤出我们家。可同学们前脚刚走，铁顺又带着一帮王家人来了，男女壮劳力有十几个，一个比一个凶。我吓得不敢出屋，躲在柜底下像小耗子一样，战战兢兢地听着外边的动静。那天动静真大，王家的人几乎把我们家的小院掀翻了。我不敢看，满院子都是王家人，满世界都是王家人的声音。我吓死了。那一次，我真正领教了

大家族的凶猛，也体会了独门小户的无助。我自己偷着拧了自己的屁股一下，表示下次再也不敢招惹是非了。

自此，我和婷之间势不两立，她不理我，我不理她，在一张课桌上坐一天，我也不看她一眼。我知道，她不缺我这一眼，除了我之外，别人都抢着看她，上赶着跟她说话。没办法，婷就是俊，俊的不像土炕上生出来的孩子，俊的成为学校里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。麻五经常当着人在大街上嚷：“都说献州这鬼地方不出美女，我就养一个给他们看看。”麻五是天王庄大队的大队长，他说话就是牛。

打我记事起，麻五家只有婷偶尔来我们家串门，婷到我们家，主要是听奶奶说笑话儿。奶奶待见婷。婷一进门，奶奶就停下手里的活儿：“呦，婷来啦。”婷笑笑，不答，一般情况下是站在门后头，用后背倚着门框。奶奶就专门给婷一个人讲笑话儿，婷听得废寝忘食，乐不思蜀。可往往没多大工夫，麻五媳妇儿就在门外叫上了：“婷！婷！家来！”婷不敢怠慢，拔腿就走。每叫走一回，婷就两三天不来。不来，奶奶就想，想着就叹气。婷过来串门，对我们家是一种抬举。

3

天上布满星，
月牙亮晶晶，
生产队里开大会，
诉苦我把冤申。
万恶的旧社会，
穷人的血泪仇，
千头万绪，
千头万绪涌上我的心。
止不住的辛酸泪，
挂在胸，
……

村里闹起了忆苦思甜。在大王庄，我们老李家是地地道道的贫农。爷

爷和奶奶挑着担子来到了大王庄，在这里落脚生根，延续子孙。那真正叫作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走投无路，举目无亲。再后来，爷爷给地主扛长活，爹、叔都给地主打过短工，卖过苦力。这在大王庄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支书来家，动员爷爷到诉苦大会上去诉苦。外号叫秃疮傻儿的爷爷，对这个光荣使命，却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畏惧。他说他从来没在众人面前讲过话，一着急，就磕巴。支书说，磕巴就磕巴，只要你把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控诉出来就行。爷爷竟然说，我怎么没觉着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支书严肃地说，这就是阶级觉悟问题，也是政治态度问题。你把苦诉出来，对长在红旗下，生在蜜罐子里的青少年，也是一种教育。接下来，支书又说，傻儿叔，就算我求你了，到那天，公社里也来人。你可得把苦像模像样地诉出来。说完，站起来走了。

爷爷心软，人家支书什么时候上门求过咱，要是不答应，不等于给脸不要脸吗？可爷爷心里又别扭，这辈子就没觉得苦，怎么诉呢？

奶奶说，你就把你们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，从头到尾抖搂一遍，苦就诉出来了。

爷爷苦笑了一下，说，诉就诉吧。

不忘那一年，

爹爹病在床，

地主闯进了我的家，

狗腿子一大帮。

说我家欠他的债，

又说欠他的粮，

地主鞭子，

地主鞭子抽得我鲜血流。

可怜我这孤儿，

向谁呼救，

……

满天星斗，疏疏朗朗，闪闪烁烁。天像一块巨大的幕布，老天爷“呼

啦”一下，把星星们从天空拉到地上，伸手可摘。星星们眨着眼睛，像是跟地上的人拉话。

大队部的大院里亮起了电灯，光芒刺眼。有风在吹，灯影在墙上、地上、人身上乱晃，晃得满世界惊慌不定。

人们吃过饭，像羊拉粪似的从家里溜达出来，嘴里唠叨着与诉苦大会毫不相干的话题，有一搭无一搭地拥进了大队部。大院中央摆着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有一个孤零零的麦克风，麦克风上包着红绸布。这就是主席台。待会儿，爷爷就要站在主席台上诉苦了。

我们学生坐在最前面，我有意坐在第一排，用意是给爷爷捧场，或者助威。我们家的主要成员，爹、三叔，还有香姐、姐、亮哥都来了（奶奶一个人留在家编席），坐得也挺靠前的。我想可能跟我的用意差不多。这是大王庄的第一次诉苦大会，村里男女老少都来听爷爷诉苦，这毕竟是我们李家的骄傲。我们李家在大王庄是独门，要不是诉苦，还没这样在全村人面前风光过。看来，爷爷当年受苦算是受着了，也算是让我们这些子孙后代沾上光了。

公社里的人先讲了一些跟戏匣子里一模一样的话。

支书和大队长麻五带头鼓掌。

学生们跟着鼓，社员们基本上没反应。

支书很卖力气地吹了吹麦克风，带着有些虚假的苦腔，说：“秃疮傻儿同志，是一位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，在万恶的旧社会，他受尽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。他受过的苦，遭的罪，那真是千车也载不尽，万船也装不完，三天三夜也诉不清啊……”

该爷爷开口诉苦了，爷爷像模像样地站在了麦克风前。爷爷也学着支书的样子吹了一下麦克风，会场上一下子静了下来。打爷爷一上场，我就开始激动，其激动的程度就像我自己站在主席台上，准备诉苦一样。

爷爷又吹了两下麦克风，脸开始发红，手好像是在哆嗦。那架势，根本不像诉苦，倒像被批斗。爷爷终于说话了：“社员同志们，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，那叫苦哇……”这两句，是爹和奶奶教的。三叔在一边还做了一些纠正。三叔再三强调，面目表情一定要做苦不堪言欲罢不能状，讲到最苦的时候，要泪流满面，最好泣不成声。三叔还特意把自己的手绢掏出来给了爷爷，以资鼓励。爷爷的脸开始出现了三叔以及我们所期待的痛苦

状，但远没到苦不堪言欲罢不能状。爷爷的声音有所改变，由高昂变得低沉，情绪酝酿得不错：“穷，真穷啊，穷得吃不上饭，穿不上衣裳……”

支书打断并提醒爷爷：“是不是你们哥儿仨穿一条裤子？”

爷爷摆摆手说：“不，我们哥儿仨不一般儿高，穿不成一条裤子……”

会场上爆发出了笑声，学生们也笑了。婷坐在我身边，她也笑了。但我没笑，爹和叔他们都没笑。我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我们李家人都不能笑。如果笑，那就等于嘲笑自己。

公社里的人看了支书一眼，抿嘴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别打断他，让他自个儿讲。”

爷爷又吹了两口麦克风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。我觉得爷爷这是聪明之举，在自己惊慌失措的情况下，吹两口麦克风的确是调整心态的方法。接下来，爷爷说：“吃不上饭，穿不上衣裳。爹就挎着篮子，拄着棍子，拉着我挨家要饭。那时候，谁家日子也不好过，饭不好要。穷人家给不起，到了地主家……”

支书又打断了爷爷：“是不是轰出狗来咬……”

爷爷很不知趣地说：“他家的狗拴着呢……”

会场上爆发出第二次笑声，比第一次还激烈、长久。这次，我也憋不住了，但我只笑了一下，就赶紧收住了。

支书站起来吹了一下麦克风：“大伙儿安静，这是诉苦大会，要严肃！”

麻五也站起来说：“大伙儿要带着阶级仇民族恨听！”

公社里的人不说话。

爷爷接着说：“15岁那年，我出去给大地主扛长活。那家老爷，不，地主老财，是个留山羊胡子的瘦老头儿，一进门儿，就问我，仨鸡俩鸭子加一个狸花猫，拢共多少条腿……”

会场上第三次爆发出笑声，我看见，婷笑得最欢。

支书打断了人们的笑声：“别笑了，听着。”又引导性地对爷爷说，“那家地主老财像刘文彩，对穷人交租子，是不是大斗进，小斗出，驴打滚儿，利儿滚利儿？”

爷爷寻思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没看见。反正到年底，他给了我6斤白

面，半斗小米儿……”

支书有些不耐烦了，对爷爷说：“秃疮傻儿同志，我看你就甭忆苦了，开始思甜吧。你想想，你是怎么离开地主老财家的。是不是，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，推翻了三座大山，把你从苦海里救了出来？”

爷爷不急不慢地说：“不是，是我老婆胡小翠儿，她，她是爷爷的表外甥女。爷爷要娶她，她不干，就拉着我私奔……”

会场上爆发出了第四次笑声，这次笑声像爆炸一样，人们笑得前仰后合。我看见，我身边的婷已经笑得没了人样，整个人都瘫在了地上。我趁着她不注意，偷偷地捏了她一把，以示抗议。我坐在她左边，我把手从她身后绕过去，捏了她的右胳膊，然后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婷习惯地叫了一声：“娘哎！”坐起来左右看了看，没找谁算账。

支书一脸无奈。

公社里的人皱着眉头，用手挠着下巴颏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。

就在这时，麻五突然站了起来，对着麦克风很威风地吹了两口，先笑了一声，接着大声道：“哈哈！我看这诉苦会改批斗会得了。秃疮傻儿这真是不打自招啊。闹了半天，他老婆是地主老财家的臭小姐，怪不得她见天讲一些反动笑话儿，编一些资产阶级的顺口溜儿。原来她是剥削阶级出身。”

麻五语惊四座，会场骤静，人们大诧。

在这之前，村里人只知道，爷爷和奶奶是私奔到大王庄的，只知道爷爷比奶奶大8岁，只知道他们都给地主家扛过活，但并不知道奶奶是地主老财的表外甥女，更不知道地主老财要纳她为妾，这在大王庄是天大的秘密。包括我们在内，从来没听爷爷奶奶说过这段浪漫却并不光彩的历史。我一下子傻了，亮哥好像也傻了，香姐、姐都傻了。刚才还得意扬扬兴高采烈的李家人都傻了。好在奶奶没来，来了就惨了。在爷爷的示范下，我们都低下了高昂的头。

我开始恨爷爷，恨爷爷不争气，恨爷爷太傻，千不该，万不该，在全村人的诉苦大会上丢这样的人，出这样的丑。我抬起头来看着爷爷，爷爷的脸正难看，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，可怜。接下来，我满怀希望地看着爷爷，希望他为自己做出更正，尤其是奶奶的出身。可爷爷没那样做。

麻五来劲了：“我们村儿不是揪不出地富反坏右、牛鬼蛇神吗？我看

秃疮傻儿家里的，那个……”扭过头来问爷爷，“你老婆大号叫啥？”

爷爷说：“胡小翠儿。”

麻五干笑了一下：“对，胡小翠儿。我看她一个人儿，这些个角色都占了。这样吧，今儿天不早了，大伙儿回去睡大觉。明儿还在这儿。咱开批斗大会，批判胡小翠儿！”

麻五刚说完，公社里的人就站了起来：“对，我支持！这样一来，大王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，就算蓬勃开展起来了。大王庄的革命群众也就真正发动起来了！”

支书脸上不怎么好看，愣了一会儿，宣布散会。

我们李家人拉扯着，像小偷一样离开了会场。

天上满天星斗，大小差不多，亮得也差不多。有风，不大，但星星们像是在抖动。

不忘阶级苦，
牢记血泪仇，
世代不忘本，
永远跟党闹革命。

……

4

全家人都埋怨爷爷，不该把奶奶的真实出身当众说出去，搞得全家很被动。这下，老李家在大王庄没好日子过了。

三叔甚至很不孝地指着爷爷说：“怪不得你小名叫傻儿，世界上谁要傻过你，那我算服他了。”

奶奶用鸡毛掸子敲了一下炕沿，声色俱厉地对三叔说：“放肆！你那是跟谁说话？”

三叔梗了一下脖子，蔫了。

爷爷不惊不乍地倚着被褥子坐着，眼睛眯着，用手一下一下地择着笤帚上的细毛毛，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。

爹谁也不劝，开始不说话，待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麻五家一直找咱的茬

儿，这回人家又有把柄了。咳！”

三叔接过来说：“以前是家族斗争，现在演变成阶级斗争了。”

爹像想起什么似的对奶奶说：“娘，你不说你们家也是穷苦出身吗？跟你那大地主亲戚家出身不一样。”

奶奶说：“我打嫁给你爹，就跟家里断了。到现在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。谁给我证明呢？”

奶奶抬起头来对全家人说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你们甭唉声叹气，哭天抹泪儿的。有什么事儿，我一个人顶着。不就是挨批斗吗，我去！”

我用仰慕的眼光看着奶奶，感到俊俏的奶奶猛然间闪耀着英雄的光彩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奶奶俊俏、勤劳、善良、聪明，是个很不错的奶奶。我无法把她跟黄世仁他妈那一类凶狠歹毒的地主婆联系在一起。可奶奶又不是一般的乡下老太婆，有时觉得她还真有些大家闺秀的风范，她的衣着打扮很讲究，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，走路甩臂抬腿，都那么有板有眼。还有，奶奶能说会道，出口成章，奶奶规矩大，懂得老礼儿多，不论遇到什么事儿，都有她应对的办法。这个奶奶不寻常。奶奶太复杂了。

批斗会如期举行。

奶奶那天还是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，一丝不苟。临出门的时候，我见她很认真也很潇洒地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，很像要上刑场的李奶奶，我真想扮演一下李铁梅的角色，上去换一下奶奶。

那天的批斗会由麻五主持，支书不知道为什么没来。公社里的人大老早就来了，场面比那天更气势恢弘。

麻五开场道：“社员同志们注意啦，批斗会马上开始。今天我们要批斗的是，地主老财的阔小姐、大王庄的牛鬼蛇神、秃疮傻儿的老婆胡小翠儿。揪出一个胡小翠儿，是我们大王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。她在我们村儿隐藏了几十年，我们一直没有看出她剥削阶级的嘴脸，没看清她的反动本质。这真是相当危险呀，社员同志们！今天，我们终于把她挖出来了。下面就让胡小翠儿，交代一下她的历史反革命罪行。”

麻五的开场白说完之后，会场鸦雀无声。人们在用陌生、恐惧、复杂的眼神看着奶奶。奶奶在大王庄很是个物，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都